

日月風雷

(台灣)

司馬翎 著



(上) 海天出版社

日月风雷

(上)

(台湾) 司马翎 著

海天出版社

(中国·深圳)

粤新登 10 号

责任编辑 周景芳

封面设计 龙林

版式设计 成仁

日月风雷(上中下)

(台湾)司马翎 著

海天出版社出版

(中国·深圳)

海天出版社发行 江门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 33.625 字数 720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 套

ISBN7—80542—934—0/I·274

全套(上中下)定价:23.50 元

内容简介

塞外武林第一堡——天一堡，一夜之间从武林中消失，被人杀得血肉横飞，鸡犬不留，惨不忍睹！天下武林为之震惊！

武林邪派第一高手东方霸主与西域魔女金兰花联手组建“无敌盟”，企图独霸武林，号令天下。“无敌盟”采用一切卑劣下流手段，与以席大先生为首的武林正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、腥风血雨的大决战！

天一堡堡主之女涂雪红在劫难中幸存，奇遇武林异人“疯嫦娥”，并学得一身独步武林的奇异武功。东方霸主之子东方白为人正派，曾有恩于涂雪红，两人在武林大剧变之中，几经坎坷，几经风雨，渐生爱慕之情，然而，爱恨纠缠，恩怨难了，命运捉弄人，在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斗中，涂雪红与东方霸主双双力尽而亡！

香消玉殒，魂断天涯；英雄悲歌，肝肠寸断……本书情节起伏跌宕，惊心动魄，读之令人迴肠荡气，感慨万端！

1981.11

雪

下得十分紧密，纷纷扬扬，天地之间，除了一片银白色之外，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。

厚厚的积雪早已覆盖了一切，甚至也盖没了一切声音。

没有一丝风，虽然早已该是午夜了，但由于下雪的缘故，天地之间泛映着一片柔和的银辉。

远处的山影，是朦胧的白色，从那里，开始传来了一阵异样的犬吠声，接着，便是马蹄踏在雪地上的沉闷蹄声，蹄声十分之急。

而在近处，竹篱围着的一个小院子中，则是两间茅屋，屋顶上，也早已盖满了雪，在茅屋之中，却是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照理，雪光是会映进屋子里来的，但是显然是由于窗上全挂上了厚厚的黑布之故，是以屋内是漆黑一片的。

在漆黑之中，可以听到两个人急促的呼吸声。

外面，犬吠声，马蹄声，已渐渐地近了，而且，毫无疑问，那些声音，是自远而近，向这间茅屋传了过来的。

屋中的气息更急促了，等到不但是犬吠声，马蹄声，

甚至人声也可以听到的时候，才听得漆黑的屋子中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

“不论情形如何，你们别动，也千万别出声。”

那声音如此苍老，讲话的自然是一个老人了，但那是怎样的一个老人，由于一片漆黑，却也根本看不清。

在茅屋外，那疾驰而来的一群人，早已将雪夜的平静、安宁，破坏无遗了。

总共来了十来匹骏马，疾驰而至，而奔在那十来匹骏马之前的，则是七八头驴驹也似的西藏獒犬，长毛飞扬，发出惊心动魄的吠声。

那七八头獒犬，直扑到了竹篱之外，吠声更急，它们全都站立了起来，将前足挂在竹篱上，露出了白森森的利齿，和猩红的长舌。

那十来匹骏马，也一齐停了下来，马上全是彪形的汉子，一色的黑衣劲装，戴着毡帽，他们的帽上和衣服上全积着雪。

为首那一个汉子，身形更高，颌下一圈虬髯，金光闪闪，天生异相，极之威武，他在马上一挥手，道：

“先将这屋子围住。”

在他身后的一个汉子，道：

“王总管，这是陈老爹的屋子，将他叫出来不就行了？”

那虬髯汉子，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

“你倒说得方便，獒犬追到这里停下来，这两人分明匿身在此，陈老爹只怕早已死在那两个人手下了。”

那十来个汉子，早已散了开去，将那两间屋子，紧紧地围住，七八头獒犬，却还在不断地吠叫着。

那虬髯大汉，却不断地向来路眺望着，不一会，只见鲜红的一点，自远而现，来势极快，转眼之间，便到了眼前。

那是一匹极其神骏的枣红马，马上骑着一个少女，那少女披着一件鲜红色的披风。

那少女向前驰来的势子十分急，以致她身上披风，整个扬了起来，迎风“唰唰”有声，雪花飘了下来，落在披风上，红白相间，蔚为奇观。

那少女在转眼间便驰到了虬髯大汉的面前，只见她约摸十七八岁年纪，十分俏丽，可是这时候，却是脸色苍白，神情萎顿，还有十分明显的泪痕，一望而知她曾伤心地痛哭过。

到了近前，她便以十分嘶哑的声音道：

“他们在这里了么？”

那虬髯大汉对这个少女十分恭敬，在马上欠身，道：

“一定是在这里的了。”

那少女“嗯”地一声，突然一翻手腕，“嗖”地一声响，一条鲜红色的长鞭，突然挥了出来。那长鞭只有手指粗细，但足有一丈五六长短，一挥出来之后，在那七八头獒犬头上，“啪”地发出了一声响，又立时收了回来，一来一去，快疾无比。

紧随着那长鞭挥出的“啪”的一声之后，獒犬的吠叫声，立刻停了下来。

犬吠声一停，四周又立时静了下来。

也就在这时，只听得那茅屋的门，发出了“吱呀”一声响。

门一开，那七八头獒犬又待作势前扑，但是那少女伸手向下按了一按，那么凶恶的獒犬，立时又在雪地上伏了下来。

茅屋的门渐渐打开，先从门中伸出来的，乃是一柄油纸伞，接着，“啪”地一声，那油纸伞已撑了开来，伞上有着两三个破洞。

再接着，便是一个穿着一件光板羊皮袄的老者，走了出来。

那老者睡眼惺忪，用纸伞遮住了头，向外走了一步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好大的雪啊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探头向前看来，一看到虬髯汉子，便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

“原来是王总管、陈总管，你带这么多人，可是打夜猎么？上好的狐皮，可不是得夜猎么？王总管，请进来，喝一口热茶，待老汉去烧。”

那老者一出来，就唠唠叨叨，讲个不了，但是却没有搭腔。

那虬髯汉子和那个少女，一见这老者出来，面上皆现出意料之外的讶异神色来，等那老者讲完，虬髯大汉才叫道：“陈老爹——”

他一叫，陈老爹又抬起头来，他一抬头，却大声嚷一起来，道：

“啊！这不是天一堡的雪红小姐么？这可是天上飞下来的凤凰啊！雪红小姐，老汉上一次看到你时，你还小，老汉在第二天，就捉到了三只好大的火狐，这次看到你，可

不定捉到些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那少女已皱秀眉，虬髯大汉忙道：

“陈老爹，你少废话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”

陈老爹一呆，道：

“找人？找我老汉么？”

他的头仰得更高了，只见他的脸上，全是皱纹，他究竟有多大年纪，王总管也说不上来，但是王总管却知道，陈老爹在这两个茅屋住下来，总也有二十年来了。

王总管倒很喜欢陈老爹，因为自从陈老爹在离天一堡二十多里的荒地上搭了两间茅屋，住了下来之后，他在天一堡中的地位，也一天一天地高了起来，终于到了今日总管的地位。

来往天一堡的人都奇怪，天一堡防卫极之森严，在离堡二十里之外，便遍地设卡，二十五里之内，再向天一堡接近，更是步步盘查，里里有哨，陌生人想要混进去，那实比登天还难，但可以就在第一排暗卡之外不远处，有一个孤零零的老者居住着，岂不是可疑？

事实上，当陈老爹才来的时候，天一堡中的高手，也不是没有起过疑，也曾对之日夜监视过，但是久而久之，天一堡上下，都知道陈老爹是逃荒逃来的，孤苦伶仃一个人，陈老爹没有别的本事，可就是酿得一手好酒，他酿的酒不多，但经过的人，只要开口，总能喝上一碗。

酒是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，渐渐地，天一堡中的人都不以陈老爹为异了。

而陈老爹来的时候，已经够老了，二十年来，更是老得几乎连走也走不动了，自然更加没有人去注意他了。

这时，看他仰着头，问人家可是找他的时候，王总管不禁笑了出来。

王总管笑道：

“呸！找你作什么？我们是追两个人。一男一女。男的你只怕也见过，就是堡主的外甥。”

陈老爹又接上去，道：

“是的，我见过，白白大大的，好小娃儿啊！发的一手好神箭，是么？”

王总管道：

“不错，我们找的就是他，他在你屋里，是不是？”

陈老爹眯着眼，笑了起来，道：

“王总管，你和我开什么玩笑，他们怎么会在我这里？”

王总管转过头去，道：

“小姐，陈老爹说他们不在此地——”

那少女寒着脸，冷冷地道：

“可是，獒犬却是追到这里停下来的。”

王总管忙又道：

“是啊！”

獒犬的嗅觉最灵，里许之外“能闻人味”，七八头獒犬，到了这里，停了下来，若说是要追的人不在这里，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。

是以王总管立时又扬声道：

“陈老爹，这事可不是说着玩的，人在不在你屋子里？”

那少女怒道：

“王大叔，你是怎么啦？人在不在屋子里，进去一看不就知道了？”

她身形拔起，向内跃了进去，当她身在半空之际，手中的长鞭，又“啪啪”地挥动了两下，那七八头獒犬，一齐窜了上去。

等她身形落下时，已在茅屋的门前，她反手一拍，身后的两条獒犬，已然狂吠着冲进去，她站在门口，叫道：

“拿火把来。”

她的声音，十分嘶哑，而且，她是咬牙切齿叫了出来的，像是在取得火把之后，她便可以发现她最痛恨的东西，立时将之彻底毁灭一样。

她一叫，立时有两个大汉，翻进了竹篱，将火把递给那少女。

陈老爹也不张伞了，他摊着双手，道：

“各位大叔，怎么回事？王总管，我老汉——”

王总管面色一沉，道：

“少废话，我们只不过是找人，若是找了出来，哼哼！那你这儿根老骨头，也别想再有剩下了。”

陈老爹顿着足，干瘦的脸上，现出十分冤屈的神色来，转过身去，那时，那少女已握着火把，闯进了那两间茅屋之中。

那两间茅屋，能有多少，七八头獒犬冲了进去，早将茅屋中简陋的东西，弄了个天翻地覆，那少女持着火把进去一看，更是一眼看尽。

屋中当然没有人，但是七八头獒犬，却伏成了一个圆圈，犬首对准了房中心的地面，一面嗅着，一面发出极其凄厉的吠声来。

那少女“哼”地一声冷笑，转过头来，道：

“王总管，你看到没有，这房中有道理，这老头不是好人，先将他拿下！”

可是王总管却并没有向陈老爹动手，他只是来到了少女的身后，道：

“小姐，那是一个地窖，堡中上下，几乎人人皆知，窖中所藏的，是陈老爹酿制的好酒。”

那少女厉声道：

“你怎知那里面不能藏人？”

王总管的口唇动了一动，他本来是想说“陈老爹何必在这里藏人”的，但是他看到那少女的脸上，已充满了怒意，是以他将想说的话，咽了回去。

那少女哑着声音喝道：

“将这里揭开来看看。”

王总答应了一声，在两头獒犬之旁走过，一俯身，手指钩住了一个洞，将一块五尺见方的木板，钩了起来。

那木板一被钩起，便隐隐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酒香。

那少女将火把向下扬，只见下面是个一丈来深，六七尺见方的地窖，地窖的四壁，叠着不少酒缸，火把的光芒照耀之下，看不到地窖中有人。

可是，在那木板揭起来之后，那七八条獒犬，却更疯了也似地叫了起来。

那少女站在地窖上，面上的神色，充满了疑惑，突然间，她一抖手，“嗖”地一鞭，便向地窖之中，挥了出去，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响，一只大酒缸，已然被砸得粉碎，美酒四溢，立时流了一地，酒香更浓。

那时，那七八头獒犬，反倒不出声了。

那少女鞭若游龙，又是一连“叭叭叭”的几鞭，砸碎了七八缸酒，令得围在一旁的那七八人，连王总管在内，心中俱都暗叫可惜不已，七八只酒缸一破，那地窖中绝没有藏着什么人，更是显而易见之事。

那时，陈老爹已颤巍巍地走了进来，唉声叹气，道：

“小姐，当真罪过啊！这七八缸酒，你看看，都快二十年了，唉！我这里怎么会藏着人——”

他在不断自言自语地讲着，也没有人去理睬他，突然之间，只听到那少女叫道：

“王总管，你来看。”

她一面叫，一面伸手指着地窖下面，王总管凑过头去一看，也不禁一呆。

那七八缸酒，一齐破裂，在地上，照理应该积有三两寸深的酒才是的。可是这时，地上却只是湿漉漉地，并没有积酒。

王总管一呆之后，立时道：

“小姐，这——”

那少女叱道：

“你还不明白么？在这地窖之下，另有暗道，酒全漏下去了。”

王总管陡地大吃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叫道：

“陈老——”

可是，他下面的一个“爹”字，还未曾出口，便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
只见陈老爹的身子，在刹那之间，暴长了起来，但那只是电光石火一刹那的事，王总管也根本未曾看清楚陈老

爹暴长之后的身子是怎样的。

因为陈老爹的身子突然一挺间，只见他身形晃动，电光石火间，只听得七八下獒犬的惨叫声，陈老爹人影闪动，七八头獒犬一齐在地上打滚死去。

紧接着，只听得呼呼两声响，两个人飞了出来，撞在墙上，将墙撞穿，跌了出去，只见他们跌出之后，躺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鲜血自他们的胸口，汩汩流出来。

这一切变故，当真只是在电光石火之间所发生的，可以说是来得突然之极。

当变故突然发生之际，每一个人皆是一呆。

然后，只见两个人突然怪叫起来，身形闪动，向外疾窜出去。

他们向外窜出的势子，十分之快，转眼之间，他们快要窜到马前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时，只见又一条人影，也掠了出去，那条人影身法之快，更是如鬼似魅，一转瞬间，便已在他们两人中间穿过，挡在他们两人之前，双手齐出，向他们的脸上按去。

那一招的招数，十分异特，在屋中的人，也都看得十分清楚，当陈老爹的双手，一齐向前按出之际，掌影乱摇，竟是无可趋避。

只听得那两人，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，身子向后退来。

本来，他们已然掠出了屋子有十来步的，但这时一直向后退来，直退进了屋子，方始双腿一屈，倒了下去，他们倒地之后，是脸向着上面的，只见他们两人的脸上，各

自有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手印。

那手印看来十分分明，倒像是有人用利刃在两人的脸上，刻意雕成的一样。

王总管和那少女一看，都呆了一呆，尤其是王总管，一看到了那两人面上的血手印，陡地想起了一个人，只觉得身子像是浸在雪水中一样，把不住颤颤地发起抖来。

而就在他们一呆之间，陈老爹又已经掠回屋子来，只见他到了屋中，身形疾转，还有四名汉子，也一齐无声无息，倒了下去。

刹那之间，四周又变得静到了极点，但不一会，便响起了一阵“格格”的声响，原来那是王总管上下两排牙齿，因为身子抖得越来越剧烈而发出来的声音。

那少女的脸色虽然苍白，但是脸上的神色，还是怒多于惊，和王总管那种死灰一样的神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

地上，七八具狗尸，八具人尸，在火把的照耀之下，显得凄厉之极，而三个人的身形，也各自僵立不动，过了足有一盏茶时，才听得王总管结结巴巴地道：

“陈老爹，你……你……得得……得得……”

他只讲得了四个字，牙齿不住地发抖，竟再也讲不下去。

这时候的陈老爹，也不再是伛偻着腰，眼光茫然的陈老爹了。

只见他身形挺立，像是在陡然之间，长高了一个半头一样，而他的双眼之中，也迸射着冷森森的光芒，望之令人心悸。

他只是冷笑了一声，王总管的身子抖得更厉害，突然

腿一屈，跪了下来，叫道：

“你饶了我吧！”

陈老爹却立即回答，而且，他回答得如此干脆，如此简单，只听得他道：

“不能。”

可是，他才抬头，陈老爹的右手，突然向前伸出，已然在他的脸上，按了一按，当陈老爹的手，和着血珠子，一提了起来之际，那少女不禁“嘘”地一声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只见王总管的脸上，像是被人揭去了皮一样，已出现了一个血淋淋的手印。

他还未曾立时死去，只见他的身子一挺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哑着声叫道：

“小姐，快……快去告知堡主，血——”

他只讲到一个“血”字，身子突然向前一栽，“叭”地一声，跌在地上，再也不动了。

陈老爹发出了两下冷笑声，摇了摇头，阴森森地道：

“没有人可以告知堡主。”

他倏地抬起头来，望定了那少女。

那少女不由自主，向后退出了一步。

陈老爹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，又道：

“没有人可以去告知堡主，因为小姐，你太聪明了，多少年来，只有你一个人看出，这地窖之中，另有暗道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前慢慢逼去。

那少女在陈老爹向前逼来之际，只得不住地后退，但是转眼之间，她就退到了墙前了。

陈老爹不断发出令人心悸的怪笑声，道：

“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从地窖出去的地道，我足足掘了二十年，是直通天一堡的中心去的，天一堡中的任何人，都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点的，当然，我也绝不会留下活口的。”

那少女的身子，也发起抖来，自她失色的唇中，迸出了一句话来，道：

“你……杀了我……堡中的人是会来找我的。”

陈老爹“桀桀”地笑起来，道：

“当然，当然他们会来找你的，你是天上的凤凰，你是堡主的唯一爱女，他们不见了你，怎不找？哈哈！可是，他们却找不到什么，等到他们找到我这里时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。”

陈老爹的一只手，已然慢慢地向上扬起。

那少女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惊呼声，手中的长鞭，突然挥成了一个圈儿，“嗖”地向前，疾挥而出，击向陈老爹的面前。

同时，她身子一弓，背后突然一用力，“轰”地一声响，已将墙撞穿了一个洞，她人也从墙洞之中，直穿出去，在雪地上翻滚了两下，疾跃而起。

那少女撞墙而出的身法，可以说是极之快疾，可是她刚上站定，陈老爹却已到了她的面前。

那少女手臂挥动，长鞭呼啸挥出。

可是她鞭势虽猛，陈老爹手腕一翻，五指一紧，灵蛇也似的鞭梢，已突然被他握住，并还向怀中大力一带。

那少女一见软鞭被对方握住，若是立时便撒手，或者还可无事。